

(修订版)

语言和语言学

胡明扬 著



语文出版社

YUYAN HE YUYANXUE
语 言 和 语 言 学

胡明扬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和语言学/胡明扬.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126-646-3/H·183

I. 语… II. 胡… III. 语言学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 086502 号

“语言和语言学

胡明扬 著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 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226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增订版前言

《语言和语言学》一书是在1981年给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文学班开“语言学概论”课的基础上写成的。当时考虑到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容易接受过于专业化的语言学概论,就想到另起炉灶自己写一部通俗易懂的适合非语言专业学生使用的中文系基础课语言学概论的通用教材。正因为这么考虑,所以一方面要通俗易懂,一方面还要考虑文学专业学生的需要,所以增加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些内容,如文字学、诗律学、音韵学、修辞学等。这样糅合中外古今的语言学概论也许对中文系多数学生来说,作为一门必修的基础课更为合理,但是这只是一种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不得不冒点风险。幸运的是这本小书出版以后,外地和北京有的青年教师大胆用作非专业的语言学概论课的教材,据说学生还比较欢迎,不过有的学校的老教师也曾以不是名牌大学编写的教材为理由,出面干预,强令改用别的教材。后来有一次台湾的竺家宁教授告诉我有几所台湾大学也采用《语言和语言学》作为中文系基础课“语言学概论”的教材,反映还不错,所以这本书在台湾也能看到。后来又有人告诉我北美一直在卖这本小书。徐通锵教授在评论近年来出版的“语言学概论”著作的文章中居然提到了这本不起眼的小书,列为有一定特色的几部著作之一。这些都鼓励了我,所以一直想以某种方式再次出版,因为有的读者想看这本小书,但是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而且原版的国际音标错得太厉害,必须改正。再者当时由于吸取了拙著《语法和语法体系》一书交稿后出版社要求删去“生成语法”一章的教训,所以在语法部分,没有涉及当代影响极大的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这显然是缺漏和遗憾,因为尽管要介绍生成语法而要写得通俗易懂的确很难很难,但是不能因为有困难而不介绍,不介绍恐怕对读者不负责任。因为正如一位

国外学者说过的：当今在世界范围内，同意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观点的人不多，但是不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乔姆斯基的形式化方法的人也不多。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无视对 20 世纪语言学有重大影响的这一学派是绝对不妥当的。但是，要文科学生接受高度形式化数理化的生成语法的确很难，但是这只是我们这样纯文科出身的人的缺陷，不能作为一种借口来抹杀这一学派客观存在的巨大影响。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任何一个关心语言学的人不了解生成语法恐怕是行不通的。因此，再难，也必须向学生介绍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这样，修正增订已无法避免。现在出书也很难，所以还要感谢语文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增订本的出版就会永远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

胡明扬

2000 年 11 月 12 日

原版前言

语言学是一门专业性比较强的科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又很专门,所以,要比较系统地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术语,而又要让人读得懂,读得下去,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尽力想这样去做,但是未必真能做到。

既然是介绍基本知识,也就只能对语言学的各门主要的分支学科都介绍一点,这样,必然都不全面,都不深入。读者如果对哪一部分有了兴趣,就应该进一步去找有关的专著来读。

在介绍基本已属定论的一般理论和知识的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些部分用“我们认为”开头,以资区别。

在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中,把理论的和实用的、外国的和中国的内容放在一起介绍还是一个尝试,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1983年9月

■ 目 录

一	语言和语言学	1
二	语言的起源	11
三	语言和思维	21
四	语言和民族	32
五	语言和文学	42
六	语言的社会本质	50
七	社会对语言分化的影响	59
八	社会对语言变化的影响	71
九	社会的语言对策	80
十	语言的结构本质	90
十一	语音学	98

十二	音韵学	114
十三	语法学	124
十四	传统语法	133
十五	习惯语法	148
十六	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	155
十七	动词中心论和“配价”语法	171
十八	生成语法	176
十九	功能语法	187
二十	语汇学	195
二十一	语义学	206
二十二	文字和文字学	214
二十三	修辞学	223
二十四	诗律学	231
附:	阅读书目	242

一 语言和语言学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又有自己的“物质外壳”,所以语言既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又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语言学既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既是一门社会科学,又很接近自然科学;既是一门冷门的学科,又是一门热门的学科;既是一门“绝学”,又是一门和国计民生密切有关的前途无量的科学。

语言

每一个生理和心理上没有缺陷的人都会说话,并且说话就如同呼吸和行动一样自然,几乎已经成了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本能。说话就是使用语言。

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说话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效果,或者是为了交流思想感情,或者是为了协调行动。说话总得有对象,也就是说,有人说总得有人听,一个人自言自语毕竟是很例外的现象。人和人之间交流思想感情,协调行动,这就是交际,这就是一种社会行为。

语言、言语、言语行为 什么是语言?很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口头上我们平时只说“话”,而“语言”是书面语。语言是和说话分不开的,但是语言作为一个语言学的术语不等于说话。“说话”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这在语言学中称为“言语行为”,“语言”则是这种交际行为使用的工具,所以语言的社会定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说是“工具”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不是说语言是像钳子、推车、钢锯那样可以到仓库里去领取的那种工具。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说的话都不一样,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说的话也不完全一样。那么人和人说话怎么能够互相听得懂呢?互相能够听懂是因为不同的人说的话有很多共同的成分,比如彼此都说普通话,天叫“天”,人叫“人”,唱歌叫“唱歌”,他是我老师叫“他是我老师”等等,这些共同的成分是彼此

都掌握了,所以说出来大家都懂。至于彼此的嗓音不同,口头禅不同,说话或是粗鲁一点,或是文雅一点,甚至个别的话听不懂,那都不影响交际。抛开个人的特色,这些彼此都掌握的共同成分以及这些成分的组合规律就是“语言”。我们彼此说话就是在运用“语言”这种工具,也就是在运用这些彼此都掌握的共同成分和组合规律。至于说出来的“话”,在语言学中则称为“言语”。“言语”的核心部分是彼此都掌握的共同成分和组合规律,但是言语也包含一些个人特有的成分,这样,语言学的科学术语和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就不完全一致,现对照如下:

语言学术语	日常用语	
	口 语	书 面 语
语 言	话	语 言
言语行为	说 话	? (说话)
言 语	话	语 言

在日常用语中,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不区分语言学术语中的“语言”和“言语”,而一律称为“话”或“语言”,这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平时无所谓,怎么说都可以,可是一接触一些理论问题就麻烦了。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我国长期无法彻底解决,就和我们平时不区分“语言”和“言语”很有关系。绝大多数人没有学过语言学,根本不懂得要区分“语言”和“言语”,人们根据日常使用语言的经验,只知道书面语的“语言”就是口语里面的“话”。“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和阶级敌人没有共同的语言”,在这里“话”也好,“语言”也好,怎么能没有阶级性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没有阶级性?“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话”也没有阶级性?因此,结论似乎只有一个,“语言”(“话”)是有阶级性的。其实,这里说的在语言学理论上都是“言语”,也就是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说出来的具体的话,都不是“语言”。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说出来的具体的话、写下来的具体的文字,在阶级社会里,在一定场合(并非所有场合),是有阶级性的。也就是说,“言语”在

一定条件下是有阶级性的。至于“语言”，那是一种抽象的工具，是把具体的思想感情内容统统抽象掉了的语音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语义系统，所以根本不可能有阶级性。比如说，在汉语中主语往往在前，宾语往往在后，所以“我打他”和“他打我”的意思截然不同，这种抽象的语法规则怎么能有阶级性呢！语言学理论上指的语言就是这样的抽象的系统，根本不是指说出来的具体的一句句的话，那些具体的话称为“言语”！所以，不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无法讲清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如果把“语言”和“言语”分清楚了，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说，言语是具体的，语言是抽象的；语言是从言语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一种体系或系统，言语行为则是运用语言的一种社会活动。语言学家为了阐述一些比较复杂的理论，有必要使用有严格定义的科学术语，但是在不致引起误解的场合，即使一些语言学著作，也常常使用日常用语，也不那么始终一贯地使用科学术语。

平时提到语言，往往指的是一种具体的语言，如汉语、英语、日语等等。平时我们也常说“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等等。在语言学著作中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话”称为“语言”，把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称为“方言”。“语言”和“方言”都是一种交际工具，都是一个抽象的系统，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一个称“语言”，一个称“方言”仅仅是社会身分不同而已。“语言”是独立的，“方言”是从属于“语言”的。

语言是后天获得的 不少人有一种糊涂观念，认为语言是先天遗传的。我们只要不是哑巴，就都会说话，所以总觉得好像生下来就会说话似的。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生下来什么都不会说，只是经过刻苦学习才学会说话的。多数小孩在七八个月以后才开始咿呀学语，往往学了几个月才学会叫“妈妈”、“爸爸”、“奶奶”、“爷爷”，还常常会叫错。一岁多的孩子很多不会说一句整话。一般人大概要到五六岁才会说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些最简单的话。如从一岁算起，这就整整学了四年，还是除了吃奶、吃饭、睡觉以外专门“脱产”学的。可是有人长大以后忘记了这段“学历”，觉得是一生

下来就会说话的！由于人们的健忘，认为我们生来就会说话，因此很少去考虑语言问题，更不去研究语言问题。有不少人觉得什么学问都需要学，就是语言不需要学，特别是本国话不需要学；中国人谁不会说中国话？中国人还要学中国话？这实在近乎荒唐，难以理解！所以在“文革”那样的荒唐年代里，就有一个“大人物”跑到北京大学，扬言要取消中文系，理由就是：“中国人还要学中文？！”如果这仅仅是个别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人的胡言乱语，完全值不得一提，也可以不予理会。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大人物”的话，而且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糊涂观念，在实际生活中严重地妨碍了我们语言文字水平的提高，阻碍了语言科学的发展。所以，普及语言科学的基本知识看来还很有必要。

语言的定义 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分析，因此也就会有不同的定义。认为同一事物、同一现象只能从一个角度来研究分析，只能下一个定义的想法是不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的。同样是一把古剑，考古学家认为是一件文物，冶金学家认为是古代冶金技术的样品，研究兵器发展史的人又会有另一种看法。所以语言也不例外。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那语言就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从语言作为一种结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那语言就是一种符号系统。不同的定义是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着眼的，它们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提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不提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那是片面的。国外一些语言学家只提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不提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那同样是片面的。比较全面的提法应该是：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

□ 语言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自古以来，不论中外，有不少人对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进行探讨，于是就诞生了研究语言的语言学。最早关心语言问题的是哲学家。石头为什么叫“石头”？马为什么叫“马”？石头为什么不能叫做“马”？马为什么不

能叫做“石头”？“石头”是不是真正就是石头？“马”是不是真正就是马？在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开展了一场辩论。辩论的焦点是语言中的“名称”和客观世界的“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问题。一派认为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有必然联系，石头只能叫做“石头”，如果不叫做“石头”，还能叫做别的什么吗？！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克拉底洛篇》中对苏格拉底说：“‘英雄’heros 不是神和凡女的爱情的产物，就是凡人和女神的爱情的产物，你想想这个词的古雅典文，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英雄的名字仅仅是‘爱情’eros 这个词的小小变形，而英雄都是爱情的产物。”（《柏拉图对话录》，1953年乔维特英译本。）另一派则认为语言中的名称和客观世界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荀子在《正名》中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之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研究了语法，特别是形态变化问题，这是和古希腊语是一种形态变化很丰富的语言分不开的。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内，语法研究是为阅读古代文献服务的，正如我国的音韵、文字、训诂长期是为读经服务的一样。这种以研究古代典籍为主要目的，附带研究一下语言文字的学问称为语文学。不过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从事语言教学的人，他们研究语言文字就是为教授语言文字，恐怕应该说是早期的语言学，笼统地也称之为语文学是不恰当的。至于把前人的语言研究一概称为带贬义的“语文学”，而认为科学的语言学只是从自己或自己这一代人开始的观点那就更不恰当了。

系统的独立的语言学科一般认为是从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开始的。西欧国家的语言互相很接近，有的如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根据历史记载都是从拉丁语的方言发展衍生出来的；而英语、德语、荷兰语、瑞典语的亲属关系也是很明显的。1786年，英国的威廉·琼斯在印度的亚洲学会上发表论文，认为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同出一源，从此很多人研究这些语言的

对应规律,终于形成了一个历史比较语言学派。这时候,在现代生理学的影响下,出现了科学的语音学,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世纪末,由于人们对世界各地的语言知识越来越丰富,对语言规律有了初步认识,就产生了概括各种具体语言的研究成果的普通语言学。20世纪是以研究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规律为主的结构语言学的时代,但是在60年代诞生了以研究社会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语言学,还有以研究语言的交际功能为主的功能语言学,稍后又出现了以通过计算机实现语言信息处理为目的的计算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还有不断兴起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学,说明语言学在20世纪发展很快。到目前为止,前人至少已经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语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语言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这是语言的社会理论,或者说是社会语言学。从语言作为一个结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语音、语法、语汇、语义,这是语言的结构理论,或者说是结构语言学。除此以外,还有人研究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使用语言,研究修辞、辞章、讲演、诗律、文体等等,这是语言的实用理论,或者说是实用语言学。另外,文字是语言的书面符号,所以语言学也研究文字,研究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研究文字的类型,解释古文字等等,这是文字学。文字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汉字的特殊性,文字学在我国有其独特的地位。

不论从哪个角度去研究语言,都可以只研究某一种具体语言,也可以研究一般的人类语言。研究一般的人类语言实际上也不可能把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概括进来,往往只是研究语言学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主要语言的普遍规律,在过去,往往只是研究西欧的一些主要语言的共同规律。名义上是研究一般的人类语言的学科称为“普通语言学”,或者说是“一般语言学”,这是关于语言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普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都可以带上“普通”(或“一

般”)这两个字的修饰语,如“普通语音学”、“普通语法学”等等。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普通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都不带任何修饰语,所以“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语言学概论”就是“普通语言学概论”。相反,如果内容只涉及某一种具体语言,那就必须带修饰语,如“中国语言学”、“法语语音学”、“日语修辞学”等等。

研究任何一种语言,可以是断代描写,也可以是历史叙述,所以可以分为断代语言学或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两类。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语言,都可以进行纯理论的研究,也可以进行应用研究。因此不论是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还是实用语言学,都可以分为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两类,分别进行纯理论的研究或者研究如何应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由于系统的语言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科学,分工还很粗,就目前而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还不很明确。现在一提应用语言学往往指的是语言教学,也就是应用语言学的一般理论来指导语言教学。这是因为最先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是语言教学领域。稍后,应用语言学又包括机器翻译、实验语音学等,那是因为这些领域也开始应用语言学的理论来解决各自的实际问题。可以预期,将来应用语言学的一般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域越来越多,应用语言学就不能再单指某个具体领域的应用语言学,而必须加修饰语,如应用社会语言学、应用语音学、应用语法学、应用语体学等等,也就是各个领域各有各的应用语言学。

语言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 20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语言科学在近半个世纪中有了蓬勃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已经使人感到面目全非了。工学院设置语言学系,数学系开设语言学课程,这实在使很多人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这是事实。语言科学在某些研究领域内和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代语言科学在语音分析和语音的人工合成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现代的实验语音学使用先进的语音分析仪器已经有可能把每一个

人说的话进行细致的声学分析,并且把数据输入电子计算机,然后再由电子计算机指挥发声的仪器人工合成为语音。根据这一原理,可以设计保密性极强的无线电电话装置。在这种装置的一端说话,机器把语音分解成各种声学特征,编码后发送到另一端,在接收一端根据收到的数据可以人工合成原来的语音,不仅说话的内容不变,连说话的人的口音也不会有很大改变。这样,由于每个人说话的声音、语调不同,电讯在中途即使被人截获也无法破译,并且也无法造假。这种技术也可以用来设计国防重地的大门开闭保密装置。预先规定只有哪几个人可以进出有关保密单位,根据这几个人的语音特点设计开闭装置,以后这几个人一到,说一声“开门”,门就开了,别人怎么嚷也没用,门就是不开!这当然非常可靠。

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现在每秒钟可以运算几百亿次,许多疑难问题,几秒钟就解决了。可是计算机听不懂人的话,要让计算机按一定的指令工作,非得通过一种特殊的编码,而要编制这样一种软件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因为软件是一套程序编码,全是数字,错一个也不行,而且很长很长,往往要很多人编几个星期乃至编上几个月几年才能编完。再者,编软件还是一种很专门的技术,一般人干不了。这就大大限制了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如何用自然语言来下指令,而恰恰是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解决了自然语言形式化的难题,使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和编码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不仅人人都可以直接使用电子计算机,用自然语言给计算机下指令,而且也节约了编制软件所花费的大量时间,提高电子计算机的使用率。自然语言指的就是汉语、英语、日语这样一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这就是所谓“人机对话”,要让机器和人能直接对话,进一步就可以让计算机来代替人的某些脑力劳动,实现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化。这项研究当然难度很大,但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如机器翻译,信息自动检索,自动摘要等等。这些工作虽然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特别是语义问题不好解决;

所以尽管已经迈出了头几步,离终点还很远;但是前途无量,对社会的贡献也特别大,因此语言学跟计算机的结合就成了当代语言学的主要趋向。语言学过去只和哲学、逻辑、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等社会科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代语言学已经和数学、物理学、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语言科学的性质 语言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过去多数人认为语言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语言专业是文科专业,语言研究单位归社会科学院领导。但是一部分人觉得语言科学不那么像一般的社会科学,似乎是一门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这个问题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问题本身就比较复杂。一般说来,一门科学的性质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历史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气象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气象学是一门自然科学。那么语言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就社会语言学而言,从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可以肯定是一门社会科学。可是就结构语言学而言,从语言作为一种结构系统来研究语言,这算什么科学呢?既不能说是地道的社会科学,也不是地道的自然科学,真像是一门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至于结构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语音学,不论是生理语音学还是声学语音学,恐怕都得算是自然科学,至少也是生理学、物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因此,很难笼统地断定语言学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要按具体的研究对象分别对待。至于说介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科学又是什么性质的科学,这个问题一时还不好解决。

20 世纪的语言科学日趋成熟。成熟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标志是语言科学的科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分工越来越明确。传统语言学既包括语言的社会理论,也包括语言的结构理论,还包括部分的语言的实用理论;现在社会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都已经确立,实用语言学的问题也已经提出来了。就目前而言,纯理论的研究早已开始,应用研究在个别领域也已经开始,不过还没有全面分工,